

此山中

鄧達智

經歷近半年裝修，將不少老早應該整頓一應廢舊更正，際此新時代新形勢，以英文口號敬告本地內地海外舊雨新知，四分三世紀老店，香港地標「舖記酒家」進入承先啟後新一頁。

禮哥

發，炮製故事只為交稿，絕少考慮對當事人可曾不公，對炎涼世態可會添加不平？

社會打滾數十年，可恨自己曾經亦無知、偏頗、片面。另一方面，何曾未受傷過？事過境遷，告誡自己遇事盡量客觀，考慮不只兩面，而是反覆幾面，面面觀易講，真的做起来頗難，不斷學習中。

落筆前數天不住提醒自已，這篇文章須從細描寫友與觀點與角度入手，切莫批判、罵人。不罵人相信做到，批判，還因自己道行低，滿腔情緒失控，倒瀉一地。

禮哥，如有冒犯，或替你添麻煩，小的向你求諒。不同程度認識舖記三代人，不單受惠長期得唔美話，我們實在在在有意往來，慈祥老先生甘德輝、成哥三兄弟、下一代接班人都是上好人，順境非必然，名店若舖記也難免。

論交住，禮哥過去默默主內，除少數如筆者生意來往者絕少認識，更遑論了解。成哥主外且非常友善、好客，大眾知者萬千。毫無準備下，一個惡浪蓋過來，禮哥幾乎曾經舉目無親，知時午夜夢迴，想起好友處境難堪，落淚，可想而知他的傷痛更非比尋常。



名店舖記大裝修 半年啓市 黃淑儀及資深媒體人唐嘉桐同賀禮哥，甘現禮提供

隨想

興國

讀大學時候，時常和外交系及中文系的朋友來往，在酒酣耳熱之際，免不了的話題，是拋書包。外交系的朋友，自然是談心目中理想的外國文學；中文系的朋友，當然談的是古書裡的大道理。記得有一次談到存在主義，談到生命的意義，外交系的同學用法國作家卡繆的西西弗斯神話，來談生命的無奈。神話說，西西弗斯被天神懲罰推大石頭到山頂，但石頭一到山頂就滾了下去，一切又從頭開始，日日月月年年如此，周而復始。

笛聲魅影

中文系的同學聽後就說，中國神話裡也有類似的故事，那就是吳剛伐桂。吳剛只要把桂樹砍斷，樹即時恢復原狀，不是和西西弗斯一樣無窮嗎？並且還說，中國古書裡，具啟發性的故事不少。比如《搜神記》裡就有個故事，說有人為追求火侯對於瓷器上色彩的影響，不惜自己跳到火堆裡尋答案，這不是很有藝術獻身的精神嗎？

最近在唐代詩人溫庭筠的女婿段安節著的《樂府雜錄》裡，看到一個故事，如果要用名字，可以用「笛聲魅影」這四個字。原文如下：「笛者，羌樂也。古有《梅花曲》。開元中有李謫，獨步於當時，後祿山亂，流落洛東。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舟鏡湖，命謫吹笛，謫為之盡妙。倏有一老父泛舟來，風骨冷秀。政異之，進而問焉。老父曰：『某少善此，今聞至音，輒來聽耳。』政即以謫笛授之，老父始奏一聲，鏡湖波浪搖動；數聲之後，笛遂中聲。即探懷中一笛，以畢其曲。政視舟下，見二龍翼舟而聽。老父曲終，以笛付謫。謫吹之，竟不能聲。即拜謝以求其法。頃刻，老父入小舟，遂失所在。」

笛聲吸引老人乘舟而至，說自己很會吹笛，用李謫的笛子吹出第一聲，湖水就波浪搖動，吹了幾遍之後，笛就斷了，還從懷裡掏出笛來繼續吹，竟然吸引兩條龍在舟旁傾聽。而李謫竟然不能用老人的笛吹出聲音，想拜師學藝，老人就飄然遠去，不知所終。這是不是一個「笛聲魅影」的好故事？

殘疾人，一律自己想办法離開。數年前，演出全不設中場休息。一九九五年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重排《天下第一樓》，我提出設中場休息，劇場不同意，說是怕觀眾離場。我說，我把中場休息寫在劇本裡，導演說，必須中場休息，作者寫在了劇本裡。劇本同意了，成為內地戲劇演出第一個設中場休息的劇目。記得第二幕一落幕，場燈亮起，觀眾大感疑惑，劇演完了？不像啊。從此，北京人藝的演出，全部都有中場休息。後來，劇場售賣部向我表示感激，說是多做了不少生意。

戲劇演出是一種社交場合，雖然我們的觀眾看戲並不講究西服晚裝，但利用看戲見朋友熟人，中場時講講友情，評論下劇情，都是必要的人之常情。現在身在北平，可以看到世界各國頂級劇院最經典最輝煌的演出，這讓身居香港的我羨慕不已。也是時候引導我們的觀眾講究劇場修養，演出進行中拍照、錄像、吃東西、接電話、大聲議論、管教孩子、吝惜掌聲，都不是劇場文明。曾幾何時，一場在烏鎮的丹麥歐丁劇院演出，演出前已經三令五申，還是有觀眾照相，相機一動，當即場燈大亮，全體演員鞠躬下場，導演宣佈演出中止。

劇場文明

大廳一角設有兩個咖啡座，面向泰晤士河，景色宜人。咖啡和茶品種類很多，都很好喝，各式蛋糕精緻好味，所有食品都多外面便宜。我們買了兩杯咖啡，一杯熱檸檬水，微笑的售賣姑娘說，檸檬水就不要錢了，心中感動，不是為錢。近旁一對黑人夫婦帶着兩個小孩子，吃着自己帶來的烤雞和麵包，老人坐着泰晤士河，還送上兩杯水。媽媽們帶着幾個月大的嬰兒，嬰兒很乖，不哭也不大聲叫，好像知道這裡是文化藝術的場所。

林林總總，不由聯想到我們內地劇場，不到點不開門，七點半開場七點半才允許入場，劇場裡沒有新鮮食品售賣，一瓶水要比市面貴幾倍，不管演出是否結束，觀眾是否都已退場，電梯到點就停運，老人家或是

到漳州老街喝茶

坐在酒店大堂等待漳州朋友來接，一坐下，工作人員嘴角含笑，口氣像對待鄰家的阿姨一樣親切，「給您來一杯茶，好嗎？」來不及回答，車子到了。時常到處走走，住過不少五星酒店，享受細緻的服務不稀奇。但這裡是漳州，小小的城市，貼心的招待，驚喜不已，邊往外走邊回頭說：「下次喝。」

這是受訓以後的表現，抑或本來待人就體貼親切？聽說漳州旅遊並不發達，到老街去逛，一路在地人為多，對於容易賺錢的旅遊業，漳州似乎不如其他城市積極。老街逛下來，發現漳州人在乎的是用心生活，過自己喜歡的慢悠悠的閒適日子，如此這般「有個性」，真叫人無法不激賞。

把自己當成鄰家姐姐的車伕，直爽地讓我們喚她車伕姐姐，和我們一起遊老街。剛下車，彷彿回到去年去過的深坑老街，紅磚老房子，門口五腳基，有人騎樓，和檳城的老房子相似。騎樓下擺賣青果蔬菜和日常用品等，買的人不多，可能採購時間已過，上午十點去菜市場是稍遲了些。攤檔的小販和購物的主婦，就在街頭閒聊家常。青石板鋪就的街道，沒有汽車，偶爾來部電車，或者單車，慢悠悠地，彷彿沒有趕時間的人；也許時光在這兒停下來了？

樓上的住家伸出絢麗的九重葛，把花開到露台外，衣服掛在騎樓下滴水，也有的懸在露台上曬太陽。一家紅磚字帖「茶」字，沒開門，想當然是茶店。門外一座石雕牌樓跨街立着，雕刻好幾條中國人最喜歡的龍，以及人物故事的浮雕，還有難度更高的鏤空雕人物，中間打橫以楷體刻着「探花」二字，上面還有被龍包圍的直書刻着「恩榮」。努力仰頭，卻看不清楚浮雕和鏤空雕之間書法雕刻的說明。

前邊一個同樣高大精緻的石雕牌樓吸引我們走

過去，經過一間小小的廟，半個店面寬，大門洞開，穿過騎樓望進去亮晃晃的天井，停一部載貨人騎的三輪車把門口塞了，簡陋的長梯子讓香客爬上去拜拜。騎樓下掛一盞寫「福」字的紅燈籠，遮蓋了門匾，露出第一個「打」字。漳州朋友說這是世界上最小的伽藍廟。抬頭看那狹小的廟，樓上四根鐵桿插着捆紅邊的黃色旗幟，沒遮頂的地方擺一個簡單的焚金銀紙爐，露出十幾盆綠葉間雜紅葉植物，毫無裝飾，像住家多過像寺廟，但有繁體「伽藍廟」的匾在矮矮的屋頂下橫掛。殘舊滄桑，一副真我的面目給眾人看。漳州就給人這種感覺，生活上的一切極簡單樸素，不需要多餘的花飾。

前邊的石牌樓除中間橫書楷體「尚書」，其他雕飾的精緻和前一個探花牌樓相似極高，揣測很可能同時建築。後來網上搜索資料：「明萬曆三十三年，嘉靖年間探花林士章，字德茂，漳浦人，曾任南京禮部尚書，國史副總裁。」很難想像小小的漳州，出此大官，肯定要蓋立牌坊。街頭角落屋子的匾是啟功題的「徐竹初」，店門沒開。這時遇到「唐宋古城歷史街區」的說明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的「漳州石牌坊一雙門頂明代石坊」的石牌，趕緊拍照留念。

到路口才知道剛才走在「香港路」南段。末拐右見「台灣路」牌子，不明為何老街上叫香港和台灣路？停放在路邊的三輪車勾起昨晚的記憶。住的酒店門口是夜市，沒規劃為步行街，步行的人卻可大搖大擺走市，反而是車子在閃避行人，真是有趣。漳州的自律和為他人着想的心態正好顯露他們有多可愛，更可貴的是他們好像不知道。

本來沿着夜市的街道走，也可以抵達老街，漳州很小，Q說。只是遊客不爭氣，一個星期在路

上，顯露的疲態，被細心的漳州人Q看見，建議乘搭三輪車。比走路輕鬆，比坐車慢，不失為遊漳州的好方式。漳州夜市燈光不夠輝煌，小販也不喊不叫不拉客。顧客光看不買，他們亦處之泰然。煎煮食物的聲音和香氣一起交響樂般熱切地響起，Q說當地特色小食有海蠣煎、蚵仔麵線、五香卷、肉粽、封肉、滷麵、板栗餅等等，晚餐吃過了，宵夜不習慣，拆開聞香吧。老街有很多經典的老味道，Q說。於是，還沒下三輪車，就在夜市中約好隔天的老街遊。

當時位於漳州府衙前，故叫府前街的台灣街，才走過去便見百年天益壽藥店，如逢故友，因曾聽說過，清末時期，一陳姓青年原為天寶堂藥店夥計，後娶老闆女兒為妻，另創辦主要銷售片仔癀、龍膽丸及藥酒的天益壽藥店。傳說中的店真實地在眼前，三間店面，中間懸的是店名，兩邊雕刻「百年藥店」和「誠信守實」，一是生意廣告，一是生意守則。樓上有洋式的鐵花欄，樓下則是鐵花窗，懸着中式的紅燈籠，中西配合得有點不搭，可是，好像也沒人多看一眼。門口停着單車、電單車、三輪車，提着菜籃的婦人經過，停在隔鄰的糕餅店。車伕姐姐買來綠豆餅，新鮮出爐的豆香味，超好吃的，是今天心情特別好吧？決定給它起名叫「心情綠豆餅」。這餅配茶，特別美味，Q說完，就走到「府前老茶舍」。

兩排相對的民國樓房，每間掛個紅燈籠，紅磚白牆，騎樓下的走道，老人們圍坐在喝茶，聊天、聽歌、打麻將，外頭樹下排列的長椅子，春風吹拂着穿人字拖的休閒人們，有的走走得疲累的遊客，手裡還拿着地圖在研究。一家叫「南洋三叔公」的店，掛着長長的紅門彩，可能剛開張營業，作為遊客的人興趣更在對面的曉風書店。Q說書屋已改為書吧，照樣售書，只是白天附加經營咖啡廳，晚上一樓有歌手獻唱，看書的朋友請上二樓。書吧裡人不多，都是年輕一代。

盡頭對街是公園，門裡兩棵非常高大的樹，葉子和花皆落盡，看似火鳳凰，又像紅木棉，究竟

是什麼花樹呢？這裡是中山公園吧？中國許多大城小鎮都有中山公園。可是我沒有問，也不追究，幻想留待下次自己再來發掘這個老街的故事。

許多城市都有老街，所謂宋明清古街，一些刻意規劃成步行街，可惜檔口和商品都如出一轍，分明是從同一個成品工廠出來，街道打扮一如經過美容院修整的樣板臉孔，美麗毋庸置疑，不過就是處處同一款，叫人產生審美疲勞。

保存原來生活風貌和傳統習俗的漳州老街，是個喝茶的好地方。喝茶本來就是喝心情，就像漳州整個老街的周圍，浮遊着一種恬靜、舒緩、閒適、慵懶的喝茶氣氛，再加上濃厚的鄉土氣息，既不耀眼，更不閃亮，有一種滄桑斑駁，歷史雕琢的美，猶如穿久了的衣服，褪色殘舊，卻最為合身，舒服好看。

回到酒店，看見問我要不要喝茶的工作人員，我告訴他，我還要回來漳州喝茶，也許他不明白，但我真的想再回到漳州，去老街喝茶。



百年天益壽藥店 張岳悅攝

戲劇與食物

近年看了數個舞台劇，都有演員在台上燒菜的場景。演員在台上表演的不單只是演戲，還要在「手推車」(因為物體的餐車，不能稱之為廚房)旁燒菜。他們一邊在鏊中灑下油鹽醬醋，一邊手攪攪鏊炒菜餚。食物下鏊時，劈劈啪啪的聲音即使不需要經過擴音器，也能傳到每名觀眾的耳中。還有，油煙香味更溢滿整個劇院，讓觀眾在享受視覺和聽覺之餘，還令嗅覺獲得快樂。

很多初次接觸這種劇場手法的觀眾都感到喜出望外，驚喜不已。劇場向來禁止觀眾攜帶食物進場，大家哪會猜想到舞台上卻竟然可以煮食！何況仍然有不少觀眾以為劇院是必須觀眾正襟危坐，屏息以待的神聖地方，實在無法將藝術化的舞台劇與生活化的煮飯燒菜聯想在一起。

一個人的叛逆

文潔華

翠袖乾坤

范舉

古語

范舉

范舉

范舉

范舉

范舉

范舉

范舉

范舉

范舉

范舉

范舉

為了安慰和支持母親，她對她言聽計從。明知母親做的飯難吃，吃罷了有時會因為菜過於肥膩而腸胃不適，但從不埋怨也不表約，就是怕母親再度怪責自己不稱職。她結婚了，嫁了一個看來不會走的丈夫，還有條件供養她，讓她不用當上班族。結婚以後，她整天賦閒在家。早上買菜，黃昏丈夫回家晚飯。他總是會回家的，但人在心不在。他對她所做的一切都沒有意見，其實是有沒有任何反應。飯後，他只是懶懶地躺在沙發上睡着了。這個人對什麼事都沒有興趣，只是上班、下班、睡覺。不久索性連愛也不做了，只是呼吸、吃飯、日光浴。

她忽然明白，遺棄原來有許多種，為了否定這種感覺，她跟他理論，問他為什麼對她所做的一切，連她自己都失去了興趣。他不在乎，放下筷子，理直氣壯地說：「你怎麼變得這樣毫無羞恥，大聲談論做愛這種污穢之事！」其後，他又在她的缺缺裡打瞌睡。那個晚上，她拿了一箱行李，頭也不回地離開。在她叛逆得像自己的父親之前，她只撫摸了一下那一直陪伴她的貓兒。叛逆包括自己所有的愛。

進入一個黃金經濟上升時期。

中國出口低污染火力發電廠

中國現在已經能夠製造和出口九萬萬千瓦的火力發電廠，再加上能夠排出生最乾淨的廢氣，競爭力可以說是無與倫比。印尼、越南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、伊朗等國，將來都會用上中國的大規模發電裝置。過去中國的貸款利率比較高，現在中國已經調低了人民幣的利率，適應國際競爭的形勢，所以在貸款方面，大大加強了競爭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國已經開始採用BOT的投資方式，即是說，有關國家根本不必出資，全部由中國投資，發電廠運行二十五年之後，就會交給有關的國家。中國主要就在這二十五年裡，收取電費，回籠投資。這種投資方式，今後可以通過發行股票或債券，加快資金的回籠。「一帶一路」，將會大大推動亞洲地區的基本建設，十年來的總規模達十萬億美元。如果香港能夠成為亞洲基本建設的發行債券的中心，香港未來三十年將會進入一個黃金經濟上升時期。

第一個世界最清潔的發電廠在上海，就是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公司，排放出來的廢氣為：二氧化硫十八點四三，氮氧化物十五點七六，煙塵九點六二(數據單位：毫克/立方米)。今後中國的電廠將逐步改造，採用這種技術。

百家廊 采拉